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·第一集·

王保民主编

秋天的故事

吴金良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秋天的故事

吴金良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秋天的故事

吴金良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张印:3.5 字数:83 千

印数:16,801—26,800 册

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黄自修

封面设计:张文昕

总 策 划:冯 艺

技术设计:蓝剑风

ISBN 7-5363-1166-4/I·247

全套定价:40.00 元(共 10 册)

点亮这些星星

(代 序)

冯骥才

近来,我应约为两本小小说选本写序。一本是大陆出版,另一本是香港出版,因之得以纵观当今小小说之全貌。突出的感受是佳作虽多,名家颇少。不像中短篇小说,名家大家,密如仲夏夜天上的繁星。作家皆因作品而得名,但这些写出佳作力作的小小说作家,因何“隐姓埋名”,未得应得的注目?是由于小小说作家都是散兵游勇,作品也是偶有所获,尚没有专事小小说的作家?

看过王保民同志送来即将出版的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书稿,方知文坛已拥有一批有志于小小说的作家,有的已写出了一二百篇,更有佳作连篇者。由此,不能不认定,小小说作家的冷落,乃是一种对小小说的轻视和偏见使

然。

十年来的文学热，与十年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。人们写关心与切身相关的现实，自然向文学寻求思想去洞悉纷纭变幻的生活。文学的魅力，也是由生活的魅力转换来的。社会改革的深广发达，馈赠给文学愈来愈多的信息，引发作家大脑思维转速也愈来愈快，愈紧张。一时来不及艺术的升华和提炼，只是把生活原料稍稍做些加工处理就硬装到作品中去。文学像塞得满满的大袋子，以致无法承受这样繁复的社会内涵和思考内容。因故，从十年文学体裁的变化上看，便是从短篇到中篇，再到大信息量的全景式报告文学成为热门，自然也就会有小看以精短见长的轻型的小小说了。

然而，小小说并非一孔之见，零敲碎打，茶余饭后，填空补白，灵机一动而偶然为之，不是因其精短，它就是靠着作家对生活尖锐的发现，灵巧的捕捉，独特而富于创造性的表达；靠着四两拨千斤，一言九鼎，咫尺万里的艺术功力；靠着篇幅之内的高度浓缩和篇幅之外无尽无休的伸延；靠着减法而不是加法，乘法而不是除法。轻浅和单薄。只是劣等小小说的弊病，丰厚和隽永才是优秀小小说的特征，也是小小说的艺术追求。任何艺术样式与任何生命一样，都是一个无穷的奥秘，既可以无穷地创造，也可无穷地探求。长篇小说大师曹雪芹和小小说大师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缺一不可，并有着同等的份量。我们有理由向小小说呼唤精品，没有理由轻看小小说这一文学体裁。然而，呼唤不如提倡、帮助和推动。

中州自古为文化沃地，近年一些有识之士，亟力振兴小小说。不单有专刊小小说刊物，更有选刊，影响广及全国，远及海外。还一次次举办小小说评奖及座谈活动，着意将小小说由冰

潭推入热潮。我从渤海之滨远望中州，那浩阔绿野似乎飘着一面小小说的旗帜。此间又編集一卷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，将一批卓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庄重推出，这是更进一步地繁荣小小说的主动做法。由此使我们再不会因无知而感到小小说的天地空渺无人。这些被推出的作家还将让世人认识到他们的才气，风格，成就，以及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可尊敬的忠诚。

任何事业的兴盛，一半功劳应记在它的倡导者的身上。就像天宇上的星星依靠阳光来点亮。

1990年8月于天津

我的小传

1955年，我出生于河北蠡县，1959年迁居北京。自幼喜读书，不求甚解；性散慢，不喜拘束。故尔读书虽多，所识却是寥寥。小学三年级时，遇“红色风暴”，1971年“初中毕业”，当过工人、经理、图书管理员等。1981年读业大，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，198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。从事笔耕，迄今8载，未尝有一日停笔，计发表中、短篇小说及小小说160余篇，兼有少量杂文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旧体诗词和通讯等，创作上以小小说为主，一曰喜欢，二为偷懒取巧，三是才力不逮，难为巨制。今日有业无职，闲散居家，自封“专业”实乃无奈之计。作品获奖十余次，个别篇目改为电影、电视剧，极个别篇译为外文，八载辛劳，而劳与获比例严重失当，盖因生性愚钝，乃时下所谓笨人也！

作者

1990.7.3

目 录

点亮这些星星 冯骥才(1)

我的小传 (4)

噪音的故事 (1)

堕 落 (4)

水果店里的小偷 (8)

醉人的春夜 (12)

吃了一口酱牛肉 (15)

秋天的故事 (17)

家 宴 (20)

故人情 (24)

鱼 刺 (26)

老 木 (29)

防盗门 (31)

老倪的妻子 (34)

非 常 (36)

小 玉	(38)
有奖节煤	(41)
夜的蛮荒	(45)
一对好朋友	(49)
离 情	(52)
李安醉酒	(54)
猫之死	(56)
微 雕	(58)
回 乡	(61)
复杂事件	(66)
别人的不幸	(68)
一笔小帐	(72)
一个小洞	(75)
又见家勤	(78)
落 水	(81)
有泪盈盈	(83)
落 果	(86)
谎言的味道	(88)
就 餐	(90)
两个满分	(93)
生子若父	(95)
总经理轶事	(97)
编后记	王保民(101)

噪音的故事

乔迁不久，发现隔壁一对夫妇总拎着录音机上班。这一对夫妇很有意思，男的矮壮，女的细高，每天悄无声息地相跟着出入。无论身材与长相都极不般配。我的妻子评论说：“不是男的有钱，就是女的有短。”这大约是极有代表性的世俗之见了。我深不以为然，便说：“爱是超越一切的！”说了，又觉得很“理论”，没什么味道，便又说些我也见过那女人几次，是很端庄秀丽贤淑的样子，不像是有什么劣迹的云云。妻便惕然扬眉：“你们男人，见了人家的老婆总是好好好！出息！”这就颇有引起内战之虞，不好再说下去了。

这夫妇有一个小男孩，约两岁的样子。每逢周末才见他们一个抱，一个跟地回家来。而每到这一晚，连带次日全天，他们家便如开会一般，人声不断。男男女女，说笑打逗。开始以为这家有客，后来听听不对，乃是录音机里的声音，内容十分庞杂。仔细分辨，似乎是某工厂工余休息时的实况。语多庸俗不堪，甚或间杂些俚语叫骂。我猜这夫妇必是搞什么研究工作

的。从此，偶然看见他们，便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来。

但每逢周末和星期天，这种嘈杂的声音竟日不绝，虽然内容常有变换，却一律是毫无意义的说笑。且声音极大，乃至隔壁清晰可闻。人们休息，多是盼一个安静的环境，妻便首先不满了：“这家怎么回事？也太不自觉了！”说着举拳猛击墙壁。一则女人力弱，二则隔壁杂音太大，所以连击数次而无反应。我便劝：“算啦算啦！新来乍到的，何苦呢！”“你爱听是吧？我就不待见那女的，好家伙，凡人不理，见了面连个头都不点。你跟人家关系不错吧？我可不怕得罪她！”三扯两扯，又扯到这方面来了，我只好苦笑不答。妻竟拉开架式要去上门问罪。我慌忙止住：“你不要火气冲冲，要去我去，就算没来往，也犯不着为这事吵架”“一块儿去！”妻让了一步，我们一前一后来到这家门口，举手叩门，良久无人应声。再叩，又如是。等了一下，听见屋里的录音机“咔”地一声停了，却又有非常标准宏亮的声音在报午间新闻。想是又开了电视机。原以为人家关了录音机再来应门的，于是就等。却又错了，人家根本无意理会。我的无名火也来了，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家！抬头发现门楣上有一小小的按钮，于是按住，好一会儿才松开。这一次很有效，听得门里有踢踢沓沓的走路声。我忙把表情调整好，摆出一个温文尔雅的微笑，准备委婉地表示一下我们的来意。这种事，闹僵了总不是好事。

门开处，满眼红光闪闪，渐次消失，原来门铃不响，却在发光。你一天噪音不绝，倒怕门铃有声了？有意思！开门的是那男人，胖胖的一张憨厚的脸，木讷地微笑着点头，这表情先就让人火不起来。我也点点头：“您家里，这个声音……大家都休息，您看……”虽然语焉未详，但我想他一定会领会的。孰料他

却毫无反应，仍自微笑着，伸手侧身做一个迎客的姿势。“你们的录音机也太热闹了，我上夜班……”妻在我身后说，却突然打住。那男人毫无变化的表情一下子使我们明白了什么，脸便止不住发了一阵热。那男人关注地盯着我的脸，仍然打着手势，固执地请我们进屋。我份尴尬实在令人难以消受，我只好将错就错，无声地笑笑，用手指比来比去，竭力表示着邻里和睦，特来拜望的意思。

相跟着来到门厅里，未及落座，先瞥见屋子里有个女人，正把孩子抱在膝上看电视。那孩子心无旁顾，目不转眼地盯着电视，口中喃喃有声。而那位年轻的母亲却只顾侧脸专心一意地注视着孩子。一双明眸，全量倾泻着欣悦与祈盼的光。不是为人父母的人，是不会读懂这目光的。

我们发呆了一刻，茫然了一刻，忽然惊醒似地跳起来，力阻那男人递烟倒水的殷勤，逃一般地告辞了。

“唉！哪知道他们……也怪可怜的！”妻喟叹了一声，有几分凄惶。到底是女人家，同情心与妒嫉心一样丰富。

“主要是那孩子，父母都不会讲话，孩子多闷！”提起孩子，一时竟没了话题。我注目看，妻的眼中竟有了盈盈欲出的泪花。

隔壁的电视又热闹了一阵，接着又是录音机的声音嘈嘈杂杂地响起来。这原本听来不能忍耐的噪音，现在竟尔成了一曲美妙的伟大的爱的交响乐！

堕 落

那年你十五岁，弟弟十三岁。你是家庭的骄傲，功课很好，且在学校里担任着排长。彼时，学校的年级称为连，班级称为排，很有军队的味道。你爸爸对客人提起你：“我们老大，嚯嚯，排级了，不简单！”你爸爸是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，连个“组级”也没混到呢。所以你的“排级”，竟是给你家改换门庭的伟绩了！

于是你成了家庭的骄傲。

那天很冷。刚下过雪，又起了风。风把雪掀起来，有很硬的小颗粒状的东西打在脸上。你低头回家，远远看见弟弟同着几个伙伴在雪地风天里滚打。脸儿红红的，口中喷着白色的雾，笑闹得极其欢畅。你想喊他回家，却没喊。弟弟的顽皮淘气，正是该尽量发挥的时候啊！却天天担负着沉重的家务，反过来伺候哥哥。这样的笑闹，难得几回，随他去吧。你这么想一下，就匆匆回家去了。

屋子里也很冷。为了节约煤，火是经常封着的。弟弟老于此道，小小年纪能把火炉子封得大半天不用人管。你一脚踢开炉门，把双手在烟筒上焐着。当时的情境，你如今闭上眼睛就凸现在你的脑际；冬日的阴冷的黄昏，光线已经十分黯淡了。

屋里的一切都有些不可名状的朦胧与寂寞，仿佛连生命也给冻僵了。你于是双手捂在温吞吞的烟筒上，感到烦闷无聊心绪极坏。你胸中有一种东西涌动着，说不清楚它是什么。是十五岁少年的困惑？是营养不良的生理反应？总之你烦躁不安，感到一种生命的骚扰。你的眼睛就这样渐渐适应了屋子里的昏暗，于是你无意中发现了桌子上有钱！是一小叠，很整齐地放在闹钟旁边，最上层压着几枚锦币，静静地闪着金属的光泽。你松开双手，跨了一步。你听见了闹钟的“嘀嘀哒哒”的声音，屋子里静寂得诱人，这是那种可以使人做得很多“坏”的联想的静寂。你当好学生当得累了吗？你做家庭的骄傲做得很累了么？你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堕落的欲望？你仅仅迟疑了一秒钟，便果断地小心地伸出了手。钱，真是好东西，有时候它可以聊解寂寞。

晚上，弟弟向妈妈交帐。你在一旁，若无其事地看报纸。“怎么少了两元？”你听见妈妈发问，紧张地屏住呼吸。“不会呀！我数过的。”弟弟把一只生了冻疮的手伸过去，要当面重新核实。妈妈拒绝了：“说吧，干什么了？”语调很平静，却分明有洞悉一切的嘲讽与威胁。那时候，妈妈的工资五十六元，爸爸也是。两元，就是不小的数目了啊！弟弟噤着：“找回的钱就放在桌上的，我真的没干什么！”报纸阖起来，你平静地甚至温和地微笑着看妈妈和弟弟的表情，你的心怦怦跳，你默诵着辩辞。

弟弟却始终垂着眼睛，间或偷瞥一眼愠色渐浓的妈妈。“又疯跑去了吧？”“就到街上玩了一会儿。”“锁门了吗？”沉默。你松了一口气，继续看报。“没。忘了。”声音中带着胆怯的颤抖。

爸爸沉着脸走过来，一言不发，对准了弟弟细小的脖颈，“啪”地一掌：“别耍滑头，你用钱干什么去了？”“我没拿钱！”弟弟挨了一掌，忽然强硬起来，你喜欢弟弟的强硬。你放下报纸，走过去倒水，心里有些犹豫起来。

从弟弟衣兜里搜出几颗很脏的米花。无论他怎样流泪辩解，终于逃不脱一场暴打。钱真是好东西，有时候它可以惩罚人的良心。每一掌都打在你心里。你忍着，终于忍不住了。你是家庭的骄傲，你不该是偷家里钱的孩子，你不能让父母失望。于是你暗暗发誓：今后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弟弟。当你和爸爸在风雪之夜到处奔走着呼喊弟弟的时候，当两天后弟弟冷漠无言地走进家门的时候。你心里便一再地重复这个誓言。

所以，十几年后的今天，你买了这么多营养品，还有衣服、鞋袜、甚至手纸，来看望弟弟了。你的妻子对此行颇不以为然，你却固执地一个人来了。

那张曾经满是稚气的脸上刻了过多的阴郁，刚刚剃过的头皮泛着青色。脸很白象一张没有字的纸，使人感到荒凉和冷漠。

“哥，你来干什么？”弟弟叫了一声，低头，站得笔直。你便觉得膝头发软，喉咙一热，不自觉地咧一咧嘴，却终于不能发声。

你请示了一旁默立的民警，得到允许，递了一支香烟给弟弟。你的手轻轻抖着，弟弟便很感激又很不安地急忙接过去：“我不好，给你们丢脸了！以后，就别来看我了！”你把脸转向窗外，春阳明艳，垂柳依依。你心里突然有了秋一般的肃杀凄清。

弟弟眯起眼睛，也去看外面的一天春色，贪婪地吸一口烟，问：“妈怎么样？”话出口，竟自唏嘘不止。良久才说“爸爸的

后事，我没能赶上。出去以后，我再去给他老人家磕头。你告诉妈，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，不值当为我愁坏了身了……”便又伸手去抹眼睛。那位民警也把脸转过去看窗外。

沉默。你的手心出汗了。你有一个冲动，你觉得这话应该由你说，你觉得应该是弟弟来看你。你想抱住弟弟的肩大喊：“那钱是我拿的，你不要记恨爸爸妈妈，你恨我吧！”

可是你终于没说。你漠然点头，喉咙响了一下，把什么东西咽进了肚子里，很苦。

钱，真是好东西。有时候，它可以让人向不同的方向堕落，而且没有痕迹。

水果店里的小偷

水果店里抓获了一个小偷。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偷，看样子不过五六岁，一手握着“脏物”——一串香蕉；另一只手用力推搡着抓住他衣领的女售货员春子：“你放开！干什么抓我？！”两只眼睛里没有一丝畏惧，却放射着愤怒的光。春子被气得笑起来，一边笑，一边更紧地抓住孩子：“干什么抓你？因为你乖！你听话！你嘴不馋！”说着扭头喊：“喂，这是谁的孩子？”

天冷，又刚刚下过雪，小店里显得冷清，顾客很少。柜台里的几个售货员正笑望着这个被捕的小偷。顾客虽然少，这一声喊也立即使人们围成了圈儿，脸上都是一种没事看热闹的表情。可见这小偷是“单独做案”，并没有同谋。

那孩子愈发愤怒了，索性把“脏物”丢在地上，腾出双手全力挣扎着，努着嘴，小脸儿憋得通红。“放开他吧！一个小孩子。”围观者中有个老人劝道。

一个孩子，又没有家长领着，仅仅拿了几只香蕉，实在不必“扭送”司法机关。春子觉得总抓着孩子没意思，手一松，站在一旁：“你这孩子，家长也不管你么？长大了学不了好！她气咻咻地去拾地上的香蕉。

孩子摆脱了困境，耸耸被抓得不大舒服的肩，伸手理一下